

小清新文学 & 青春畅销小说



小花阅读

姜辜 / 著

遥不可及的你

FLORET

READING

【一生一遇】系列四部曲
于童，你是打算要折磨我
而我可能，生来就是为了要爱你

标签：完美高冷律师 | 尖锐暴躁少女 | 强强之恋 | 甜虐酸爽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遥不可及的你

FLORET

READING

姜卓 著

【一生一遇】系列四部曲
于童，你是打算要折磨我
而我可能，生来就是为了爱你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不可及的你 / 姜辜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21-12035-9

I. ①遥…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0366号

遥不可及的你

姜辜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曾雪玲

责任编辑 胡 洋 张秋菊

流程编辑 胡 洋

装帧设计 刘 艳 昆 词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9 × 1194毫米 1/32

字 数 167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035-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遥不可及的你

Y A O B U K E J I D E N I

001 — 第一章

你真的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019 — 第二章

何昭森，你真是一天比一天让我觉得恶心。

038 — 第三章

你一定要这样活得分裂又痛苦吗？

053 — 第四章

你来啊，谁怕你了，何昭森？

072 — 第五章

别回答我说因为你不要脸，这我知道。

098 — 第六章

我还很好奇，你到底什么时候死？

126 — 第七章

有一个人，我必须得回去面对她了。

145 — 第八章

是不是我妈出什么事了？

170 — 第九章

何昭森，我们要死一起死。

191 — 第十章

我们接吻了。

212 — 第十一章

女孩子耍心机不可爱。

228 — 第十二章

何昭森，我都承认了，行不行？

241 — 第十三章

宋颂，一切都完了。

255 — 第十四章

你也许，可以考虑和我结婚。

第一章 —

你真的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何昭森故意选了条远路。

他开车不习惯放音乐，手机的振动声在寂静的车厢内尤为明显。

“喂，爸？”

“你怎么还没到？不是昨晚就告诉了你今天中午一起吃饭？”

“堵车。”

何昭森往前方已经停滞很久的车队瞄了一眼，诚实地回答。

上天做证，他起初真的只想晚点到而已，谁知道这么巧，他在这已经堵了至少半个钟头。

“您好，请开窗，酒驾检查。”

车窗落下后，出现在何昭森眼前的是张稚嫩的娃娃脸。何昭森

抬起手腕看了下表，配合地拿过酒精检测仪吹了一口气，女交警接过后嘟囔着：“是嘛，都像先生你一样吃饭不喝酒就好了嘛……真是的搞得那么麻烦。”

何昭森眯着眼睛点燃了一根烟：“承蒙警察同志信任，不过我还没吃饭。”

“呀？这都快一点啦，先生你怎么还没吃饭呢？”

“我在这路上堵了快四十分钟了。”

女交警觉得很奇怪，虽然她还没有正式入编但也不是第一天上路了，怎么会有司机这么享受堵车的呢？他狭长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焦急或抱怨，好像这条路堵得再尴尬一点也能接受的样子，而往往这个时候司机们不应该都暴跳如雷开始疯按喇叭了吗？可这位先生甚至还将坐姿调整得更为舒服后，不忘礼貌地背对着自己点了根香烟，看起来简直心满意足。

“你是实习生？”

“啊……很明显吗？”

“你刚刚的检测仪拿反了。”

“啊？是吗？”女交警懊恼地垂下了头，瘪瘪嘴，“都怪前面那几辆车，喝多了酒发生车祸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什么驾驶来着……”

何昭森将烟蒂按灭在车内随行的烟灰缸里：“危险驾驶罪。”

“啊对！就是这个！刚好又撞上市里检查，老大气疯了非要我们从桥这头拦到桥那头挨个检查，你说他是不是有病？”

“刘大队？”

“嗯！”女交警恨恨地点头之后觉得不对劲赶紧摇头，“喂喂喂！先生你同行呀！你是哪个队的还是你是哪个局的啊？你千万不要告诉老大我在背后说他坏话啊否则我会死得很惨的！”

何昭森伸手调整了下后视镜，看着渐渐松动起来的车群准备发车：“不算，我是律师。”

“哦，难怪，不过你去哪儿吃饭呀，都这么晚了。”

“新程大酒店。”

“嗯？那你为什么走这儿啊？白白绕了一个大圈子呀，还是……你在躲人啊先生？”

你在躲人啊先生？

躲？这个字眼让何昭森本能地觉得反感，他是法律人，一字一句都很较真，在他眼中，“躲”这个字眼涵盖了很多衍生的词义，比如懦弱，比如逃避，比如失败。

他没有躲于童，他只是真的不那么想见到她。

随着服务员的带领，何昭森推开了三楼包厢的门，十分违背主

观意愿，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边的于童。

没办法，她总是很打眼，但这种打眼跟长得漂亮或者穿衣打扮没关系，就是单纯地放在人群里你会觉得她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所以会最先留意到。

“饿死了，终于可以吃饭了。”于童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就开始夹菜，眼皮子都没抬一下，灰色衣领上方的下巴，比上次见面时尖了许多。

看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见到于童的原因。

因为她总是这样，说出的话根本不带关于你的任何主语，甚至看都不看你一眼，就能轻而易举地用她的冰冷和倔强把你头顶砸得嗡嗡作响，让你在一瞬间明白过来，你对她有过的思念和心软都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

所以就算是何昭森处于最悔不当初无理无据的时刻，他也仍然心高气傲，不能认输，不能道歉，甚至不能退半步，像于童这样得理不饶人的疯子，只要你在她面前低一回头，她就能踩碎你的整根脊椎。

毕竟你见过哪个人在出席自己父亲的葬礼时，还穿着红裙子？

徐婉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她轻轻地拍了一下于童正在夹菜的手，嗔怪道：“你这孩子也真是，昭森还没落座呢你就吃上了，这

可是为了庆祝他实习期届满。”末了，她往手边上的空茶杯里倒了杯热水，“快过来坐呀你傻站在门口干吗？你才是今天的主人公呢，也不知道你堵车要堵多久就才给你添茶，渴了吧？”

何昭森没有再挪动步伐，就近拖了一把椅子坐下。

十二份餐具规格的圆桌很大，就他们四人坐在上面，显得单薄之余又因为布局的关系而非常奇怪，整个桌子像是快要倾斜过去。何昭森不慌不忙地给自己倒了杯水，扫了一眼对面挨着坐的三个人，像是在鄙视圆桌似的扯出了一丝笑意：你在大惊小怪些什么？头一回见到家人像外人、外人像家人的场面吗？也是，你整天接待的都是些热闹的酒肉之友，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家那张老红木桌交个朋友，兴许它愿意和你谈起它的见怪不怪。

不得不说，他们对观察彼此细微表情这件事上都天赋异禀。

例如于童就是在何昭森低头喝茶那瞬间准确捕捉到了他嘴角的嘲讽，和他眼里一晃而过的不屑。还是老样子，连掩饰都懒得掩饰。

“你觉得现在这个事务所怎么样？”何瀚夹了块鸡肉放进于童碗里。

“不差，曾主任和以前在学校带过我的秦状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包括你公司最近的一些金额较大的合同我也看了，有问题的地方我

都修正好了，格式合同也重新做了电子稿，吴顾问实在太业余了。”旋转的透明桌盘将于童刚夹过的木耳送到了何昭森的眼前，他不动声色地收回了筷子，“你可以找个时间进行人事调动。”

于童咬着筷子没忍住地嗤笑了一声，炒人鱿鱼就炒人鱿鱼，非得这么虚伪？也对，不虚伪就不是何昭森了，反正这世上没有人比他更无耻。

何瀚点点头。何昭森从小就很好带，不哭不闹、聪明独立，但把一个几寸长的奶娃娃拉扯成一个一米八多的男子汉，如今也开始在司法界初露锋芒，何瀚到底还是有些感慨。他开了瓶酒，对着何昭森的方向举起，透明的杯子上方还盈动着白色的泡沫：“祝贺你，以后就是真正的大人了。”

“谢谢您，但我今天不能喝酒，来的时候在查酒驾，下午也还要回事务所处理一些事情。”

我需要时刻保持清醒来告诉我自己，我早就长大了这个事实。

但爸爸你是不知道的，对吧？

也对，当时你正陶醉在自己荒唐的青春和充满遗憾的人生中，根本不可能想到门外还有一个被夏天毒辣的阳光和知了声折磨得快疯了的我。

我的确是恨过你的，程度之深到现在也不能说原谅，但我仍然拒绝和你饮下这杯承认你老了的酒，因为这会让我莫名其妙地为大

自然再正常不过的规律感到伤心。

我不想这样。

于童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道貌岸然”，立马就转过酒瓶子给自己满上，掷地有声：“叔叔我跟你喝。”

何瀚笑着赶紧制止了于童打算再倒第二杯的手：“女孩子家的，喝什么酒，快还给叔叔。”

“您放心吧，我酒量好着呢，再说了就一杯酒，喝了能怎么样？”

后半句的语气，何昭森再熟悉不过了。

话语生硬，尾音却轻松上扬，带着讨伐的快意和必胜的决心，是来自于童的挑衅。

何昭森用手撑着头，倦怠的情绪开始从身体深处慢慢地涌上来。

那位实习的交警同志，虽然你工具拿反了说话也口无遮拦，不过你将来还是会大有作为的，因为你拥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我的确是在躲人，你看出来了，不过我躲的不是你猜想中的某位姑娘，我躲的是我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抗衡了五年，是一批批前赴后继的勇士才成就了这伟大的史诗，带领了全人类的进

步。但我不同，交警同志，我的军营里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可我不仅要对抗于童，偶尔我还要制约我自己。于童曾经哭着问我，为什么我要和她爸爸一样自私，只顾着拯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忘了我当时是怎样回答她的，不过能确定的是我肯定没说实话，因为在这样内忧外患持续了十年多的情况下，我早就放弃拯救任何东西了。

好吧，我认输，我躲不掉你。

何昭森在心中向自己举起了白旗，我难得向你认一次输，那么你也讲点义气，今天的子弹就不要上膛了好吗？我真的很累，上午看了一堆合同，下午除去开庭还要会见两个当事人，刑事案子比你想象中更复杂……好吧，我说实话，我只是不想把一年后重逢的饭桌再次变成战场而已。

尽管我知道下一秒我就会痛恨自己的愚蠢，但这一刻，你还是闭嘴吧。

“不好意思，真的特别不好意思，临时被赶着做了份数据又打不到车，让大家久等了。”

于童夹菜的手顿了顿，其实她是个很不记人长相和声音的人，但这个声音，她记忆犹新。

北方的冬天的确更惨烈。

寒风不知疲倦地拍打着窗户，整个屋顶都在咣咣作响，于童甚至产生了一种下一秒玻璃水泥和木屑就会碎裂，然后争先恐后扎伤她的错觉，但比错觉更可怕的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因为她正一遍又一遍地请求自己原谅何昭森。

“我求求你原谅他好吗？他真的很难受。”

“他不好过那是他罪有应得。”

“不管如何请你原谅他好吗？”

于童有点不耐烦，她拿起筷子在火锅里夹出了一个鱼丸：“我知道你挺喜欢他，你俩也应该处得挺好，但我和他的事情就只能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你别再来叽叽歪歪的了，再说你清楚这些年发生……”

“我清楚。”

于童放下筷子，仔细地盯着对面的人：“你、说、什、么？”

“我说我清楚，我清楚这些年来你和他之间发生的所有事。”

于童的脸上突然就露出了很微妙的笑容，她从包里掏出了信封，蛮横地撕开一个口子，像下青菜似的把里面的粉红色纸币撒到正沸腾的火锅里。

“你叫阮青栀是吧，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别太喜欢何昭森了，第一是他无耻，第二是你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比他更无耻。”

何昭森提前说过这顿饭还会有一个朋友同来。

但年纪小本就是一个十分好用的特权，人们总会有意无意地特别照顾和关爱，说错的话也能被冠上可爱或者无忌的名义当作笑话打发过去，多出的红包、最后的鸡腿和唯一的苹果都是必须得到的礼物。于童虽然已经过二十了，但的确还是这桌上最小的人，所以她问心无愧地不用等何昭森口中的那个朋友，再说了，那是何昭森的朋友，跟她没有关系。

女孩子的漂亮分为好几种，有的靠脸有的靠气质，阮青栀明显属于后者，她将长柄伞收好后坐在了何昭森的左边，有几缕长发落了下来，她的手轻快地将它们捋到耳后，然后侧过脸对着何昭森笑了一下。

一气呵成，自然又亲昵。

“下雨了？”何昭森替她倒了杯茶。

“嗯。”阮青栀接过何昭森递过来的热茶小声地说了声谢谢，“我呀，总算是领略到南方夏天的雨季了，以前何学长跟我说的时侯，我还以为他开玩笑的呢，怎么真的会有地方连着下半个月的雨不停。”

“我说过你需要可以喊我接送。”何昭森侧身示意服务员重

新将餐单递上来，“你自己看还要加什么。”

阮青栀的杏眼笑成了一道拱桥：“怎么敢呀，我们公司都知道全市最年轻也最忙的律师是我学长，好多人来拜托我我都给你推掉啦，说吧，怎么感谢我？”

有完没完？

“妈、何叔叔，我吃饱了，先回学校了。”于童从碗里丢出了几块鸡骨头，看着徐婉抹了口红也难掩病态的唇色，心里难受但也碍着何昭森在场，只小声地叮嘱了她几句按时吃药。

其实于童身上还存留着许多温柔的地方，只是她不想再让何昭森看到。

“外面还下着雨呢，童童你就走啊，那何昭森快，开车送送童童。”

“不用了，何叔叔。”

一想到要和何昭森单独相处，她就觉得难消化。

但她全身的好战因子已被点燃了斗志，此刻正蠢蠢欲动。

于童没有回头再看包厢里的场景，因为她知道，何昭森一定会皱着眉头露出一副嫌麻烦的表情，却仍旧会追上她，并送她去目的地，他最后一定会妥协。

虽然不确定他在向什么妥协。

但她就是一百万分确定，所以她放慢了步伐。

“上车。”何昭森将车停在于童面前，手撑着方向盘。

“我说了不用。”

“随你，反正我坐着你站着，我不吃亏。”何昭森的嘴角扯出了他最常出现的嘲讽笑意。他换了一个姿势，看起来悠然自得，“等你走了我就直接回去交差。”

于童咬着牙低低地骂了句脏话，将何昭森的车门甩得震天响。

“去哪儿？”

“随便。”

何昭森将车拐了一个弯：“我知道你不去学校，快点决定，我不想因为你的随便浪费我的时间，我今天很忙。”

于童没有接话，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色彩明艳的女士烟：

“给我个火机。”

“我说过我不喜欢女孩子抽烟。”

于童翻了个白眼，自己在座位附近找到火机之后利落地点燃，一只手撑着后脑勺像看笑话似的看着认真开车的何昭森。

“你还说过要我去死呢。”她猛然凑近，何昭森往他脸上吐出一个烟圈，“可我现在不也好好活着吗，本市最年轻最忙的何律师？”

何昭森握着方向盘的手明显突然增加了力度，他努力压抑着心

中的不悦，不想和身边的人交战。

于童却更加兴致盎然。

她的眼神几乎可以用妩媚来形容，她慵懒地扫了一眼何昭森裸露的小臂上凸起的青筋。

“怎么，你还想打我？”

红灯。

何昭森狠狠地将离合器踩了下去，扭过头认真盯着于童。

她的脸一点也没变，十几岁就嚷嚷着要点掉的那颗痣仍安稳地贴着右脸颊。

“我以为我们一年多没见，不说和平……”何昭森停顿了一下，和于童说话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控制自己的理智，才不会让自己显得气急败坏风度尽失，同时也要斟酌各方面的用词。他见过很多狡猾的律师或者能言善辩的公诉人，但他们没有一个比得过眼前的于童，很多前辈赞扬过何昭森的发言简直让对方毫无漏洞可钻，殊不知这种谨慎细微是用怎样的一种形式被锻炼出来的，“至少能像两个正常人一样相处。”

“不可能。”于童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一秒的犹豫，“我说不可能，何昭森，这辈子你想都别想。”

何昭森没有说话。